


云冈  悬空寺 恒山 栗毓美 灵丘 觉山寺

五台山 木塔 宁武 小黄山 万年水洞 地火 盘桓

武当山 晋祠 天龙山 榆次老城 城隍庙 常家庄园

太谷 孔祥熙 三多堂 灵石 王家大院 资寿寺 十八

罗汉 祁县 乔家大院 聊斋 太原双塔 薰善堂 文庙


汾河 平遥 大寨 虎头山 文水 刘胡兰 武则天 天圣

圣母庙 藏山大槐树 苏三监狱 广胜寺 清徐 老陈醋

白登山 冯太后墓 基地 古堡 土长城 烽火台 代县 靖

边楼 雁门关 北宋杨家将 皇城相府 娘子关 太行

山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河曲 朔州 黄河 河东 裴晋

公祠 司马温公祠 天王故里 云冈  悬空寺

恒山 栗毓美 灵丘 觉山寺 五台山 木塔 宁武

小黄山 万年水洞 地火 盘桓 武当山 晋祠 天龙

山 榆次老城 城隍庙 常家庄园 太谷 孔祥熙 三

多堂 灵石 王家大院 资寿寺 十八罗汉 祁县 乔家

大院 聊斋 太原双塔 薰善堂 文庙 汾河 平遥 大寨


虎头山 文水 刘胡兰 武则天 圣母庙 藏山大槐树

苏三监狱 广胜寺 清徐 老陈醋 白登山 冯太后墓

基地 古堡 土长城 烽火台 代县 靖边楼 雁门关 北

宋杨家将 皇城相府 娘子关 太行山 八路军太行

纪念馆 河曲 朔州 黄河 河东 裴晋公祠 司马温公

祠 天王故里 云冈  悬空寺 恒山 栗毓美

灵丘 觉山寺 五台山 木塔 宁武 小黄山 万年水

洞 地火 盘桓 武当山 晋祠 天龙山 榆次老城 城

隍庙 常家庄园 太谷 孔祥熙 三多堂 灵石 王家大

院 资寿寺 十八罗汉 祁县 乔家大院 聊斋 太原双

塔 薰善堂 文庙 汾河 平遥 大寨 虎头山 文水 刘

胡兰 武则天 圣母庙 藏山大槐树 苏三监狱 广胜

寺 清徐 老陈醋 白登山 冯太后墓 基地 古堡 土长城

烽火台 代县 靖边楼 雁门关 北宋杨家将 皇城相

府 娘子关 太行山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河曲 朔州

黄河 河东 裴晋公祠 司马温公祠 天王故里



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安徽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安徽省作协会员。1954年出生于安徽西北部与山东、河南交界的碭山。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农民。恢复高考那年，考入安徽劳动大学（后并入安徽大学），攻读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2年元月大学毕业分配到安徽日报社，1991年调人民日报社。曾任人民日报驻山西记者站站长，现任安徽记者站站长。先后出版有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婚姻忧思录》和新闻作品集《大潮歌》、《重点报道》等。许多稿件获省、部级和报社好新闻奖。曾获中宣部、人民日报社和安徽省有关表彰。

封面题字 刘其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触摸山西/刘杰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9.11
ISBN 978-7-203-05858-8

I. 触… II. 刘… III. 山西省—地方史—研究 IV.
K2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13466号

触摸山西

著 者: 刘杰

责任编辑: 员荣亮

装帧设计: 弘成图文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20(发行中心)
0351-4922208(综合办)

E-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400千字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07年11月 第1版

印 次: 2007年1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5858-8

定 价: 68.00元

申维辰序

最重要的维度选择

刘杰同志是一名新闻记者,是一个安徽人,是一位言有衷而行必果的信义之士。凡此种种,都堪为《触摸山西》一书得以行世的外部条件与内在成因。很显然,如若没有新闻记者的独特视域和专业素养,他就不足以找到全新的观察角度与切入点;没有外地人对山西的敏锐感应和特异体验,他就不会在轩轻与差异之中从深层次上考量出山西的地域风采与文化内涵;没有事必躬、言必兑、诺必践的诚朴品格和执着精神,他也就不会苛求自己一定要这样孜孜矻矻,硬是在拒尘嚣与远觥筹之中寂然于濡墨之苦和沉湎于秉笔之乐了。自然,其结果也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触摸山西》的付梓与行世。

的确,这是一个偶然,但这也是一种必然。几年前,刘杰是在不意之中来到山西的,这或许是一种无奈的屈从与落寞。但当他一旦跨入娘子关,切切实实地踟躅于汪莽的汾源大地的時候,那心中的冰砣子便立即被腾跃在这三晋热土上的隆情与激浪所融化。渐渐地,他不仅喜爱上了这片土地,而且简直就是流连于此、恋栈于此了。这种情感上的变化,是即于认识上的变化的;而认识上的变化,则又是由于他对山西的全面接触和深度了解所致。是呀,山西这片被大山包围着的土地,原来竟然是如

此的丰盈而富庶、厚重而亘久、神秘而奇幻，以致让人触摸起来竟会有深不可测的感觉。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文化，这就是那极可宝贵的文明粹质与精神矿藏。

正是这自然的造化 and 天赐的瑰宝，深深地把刘杰吸引住了，并常常使他为此而激动难耐、语诉无休，自发地不断地从深层次的触摸中升华着思想、迸涌着感悟、陶冶着心境与情愫。他说：“当我沉进山西这块神奇的黄土地后，安徽、山西两地深厚文化的撞击，常常让我激动不已。看三晋大地，那北部的佛教圣地，中部的晋商大院，南部的根祖文化，无不昭示着五千年华夏文明令人陶醉的魅力。”

这，便是刘杰写作《触摸山西》一书的认识基础与感情醇体。没有这个基础和醇体，《触摸山西》便无缘形成与产生。应当说，刘杰在山西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庶几二年不到，那个时候正逢我在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上，自然会与刘杰同志时有工作接触。也正是在这种接触中，让我知道了他为人的朴真，也让我知道了他文笔的娟隽，所以就支持和鼓励他赶快动笔写出一本记述山西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书来。我相信，以刘杰的文化素养和敬业精神，对于这样一本书，他不仅能够写出来，而且还定会写得有特点、有深度、有全新的意蕴和博达的视界。尔今，当我面对刘杰这部几近三十万言的书稿时，怎奈在欣慰之余，且更尤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与自信——为刘杰，也为山西。因为刘杰的这本书完全从纯客观的角度资证了一个赫然的事实，那就是山西不仅是煤炭资源大省，而且更是文化资源大省。关于前者，乃是尽人皆知的。但关于后者，可就只是近几年来才慢慢地被人们所知晓、所认识的。毫无疑问，刘杰的这本书，必将为人们全面认识山西，特别是进一步认识山西的文化内蕴与文明本质，提供新的指向与路标。正像书中所写的那样，从北到南、自东向西，山西处处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瑰宝。其数量之多和品位之高，均皆为世所罕见。像云冈石窟、北岳恒山、应

县木塔、大同华严寺、五台山寺庙群，像晋祠的鱼沼飞梁和宋代彩塑、天龙山石窟和窦大夫祠、崇善寺珍本经藏和永祚寺巍巍双塔、平遥古城和晋商大院，像尧、舜、禹故里与大槐树移民、忠义藏山与皇城相府、关圣之常平与女皇之文水、壶口飞瀑与太行奇峰、西厢缠绵与碛口苍烈、雁门关之威猛与永乐宫之秀妍等，就都是钟灵毓秀的神奇造化，均堪为世所不可再得的人间奇迹。当然，物为人取，人为理司。山西的灵秀与神奇，还更在于它为中国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所慷慨贡献的从尧、舜、禹、后稷、韩非、荀子、李悝、慎到、范雎、惠施、张仪、卜子夏、吕不韦，到慧远、昙鸾、王通、王勃、白居易、司马光、关汉卿、罗贯中、王维、薛瑄、傅山，再到杨深秀、董寿平、赵树理、马烽、力群等各个时代的人杰与才俊。

所有这些，都在《触摸山西》一书中得到了个性化和艺术化的描绘与呈现。特别是作为记者的刘杰，不仅对事物的观察十分细微，而且善于把历史与现实对接起来进行事件的引深和思想的生发，从而避免了那种由于单纯捋飭资料和纯然拘泥历史所给读者造成的时代睽隔与思维箝制。刘杰每每写来，总是以第一人称的身份、眼光和口吻介入其中，融入其内，与被描写对象保持着零距离和近焦点，然后再以自己的实地考察和切身感受，施以递进式的认识社会与历史、感悟文化与文明。这，就使他笔下的历史脉络与文化遗迹，自然而然地赋有了生命感和跃动力，并因此而激扬出感染读者和激励受众的情采与思绪。

美国全球化问题研究专家罗兰·罗伯森曾说：“文化维度是人类状况的各种维度中最重要维度。”刘杰对山西的认识和感悟，就恰恰正是从这个“最重要的维度”切入的。所以，一当他实现了对这个题旨的选择与确立，也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他的成功。而他的成功，则既是对山西的回报，又是对他自己的提升。刘杰在山西工作期间，正是山西开始制定建设文化强省战略目标之时。这种环境，这种氛围，无疑对置身于其中的刘

杰,是一种不可抗违的启迪与促进,从而使他对文化问题产生了更多的关注,倾注了更大的热情。其实,文化的重要意义和我们对文化的自觉性,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凸显和不断提高的。当时,我提出“华夏文明看山西”,提出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是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是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也就正是在这个文化问题被凸显、文化意识与文化价值被提升的过程中的产物。认真说来,“华夏文明看山西”只不过是一个观察角度与认识方法的维度问题。这个观点和语义的产生,一方面,既不排斥华夏文明尽可以去看其他任何地方;但另一方面,它又确实道出了山西历史文化极其丰富、山西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极其巨大的不争事实。

我相信,作为安徽籍的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的刘杰和由他所精心书就的《触摸山西》,无疑会是对这同一文化命题的别一种考量与佐证。

是为序。

申渥序

2007年7月3日于太原

梁 衡序

只缘曾在此山中

刘杰同志是个有心人，他在山西工作了短短的两年时间，居然写出厚厚的一本《触摸山西》，让我这个山西人读来有种亲切感。

面对同样的景物，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可能正是由于他是外省人的原因，以一个以外省记者的眼光，他对山西的感觉格外敏锐，对山西的触摸也更为真实细腻，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距离产生美”。

刘杰的主业是新闻，新闻是信息的传递，总是稍纵即逝，而他笔下的这些作品是超越了信息的文学作品，是感情的倾注和心血的凝结。刘杰为此专门跑了很多地方，一些地方还去了很多遍。在他离开山西时，行李中最重要的是一箱箱地方志。我曾说过，新闻就像是火山喷发以后的火成岩，迅速成形，迅速凝固，壮观而不免粗糙；而文学作品就像是水成岩，在长时间内经流水久久磨砺，可能不一定壮观，但却精致。刘杰在山西这两年是两种产品双丰收。这部书作为他新闻工作的副产品，可能比其主业作品还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有人说到风景区：去一天可以写诗，去一周可以写散文，住一月可以写出小说，住一年后可能什么都写不出来。这中间的

道理是，融入越深，就越不易激动。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很多长年工作生活在山西的人，对家乡的感觉可能还没有刘杰这样的外省人敏感。

他笔下的地方，我基本上都去过。看一个外省记者写家乡，与他交流熟悉的风景，应该是件有趣的事。

山西是个人杰地灵的所在，是黄河文明最早的摇篮。至今，山西还保存着全国地面文物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之所以有如此灿烂的遗存，可能有经济的因素，山西经济发展缓慢，未及开发便赶上了保护；可能有山西人性格的因素，山西人历来安土惜旧，重于守成，到现在还有不少山西人宁在家里受穷也不愿出门打工；可能还有山西地理的原因，表里山河交通不便，历史上较少有兵灾战火。不管是什么原因，它留给山西的都是一份骄傲，一份财富。

世上的很多景和事都是相似的，人们的感觉也是相通的。刘杰在《忠义藏山》中，惊异于藏山祠实际上名叫“文子祠”，供奉的不是义士程婴而是那个被他藏来藏去的赵武文子。我在初去成都武侯祠的时候，也曾惊异于武侯祠的本名实际是叫“汉昭烈庙”，里边主要供奉的不是诸葛亮而是他的主人刘备。可是不管祠堂如何命名，民心无欺，人们仍是习惯地叫它藏山祠、叫它武侯祠。刘杰是一个努力追求理性美的作家。他在写宁武的那篇文章中说“凡事不可自恃自傲，而蔑视其他，世间万物各有千秋，各有其长，不因其有而自傲，不因其无而自愧，和谐相处，相生相长，方可成其大气候。”这会让人品出一些《醉翁亭记》和《岳阳楼记》的味道。他从山西这个个性的山水中悟出了共性的哲理。

苏轼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刘杰之所以能把山西的真面目“触摸”得如此真切，因为他先“不在此山中”，后又“曾在此山中”，因而他笔下的东西真诚、清醒而客观。

刘杰不仅是个有心人,还是个有情人。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是带着感情写这一系列文章的,他把自己对山西的感情都融入了作品之中。其情有根祖深情,如《仰望大槐树》;有怀古幽情,如《品味碛口》;有文化之情,如《飞来的灵石》。正因为有情,刘杰的观察很细。很多山西人都不大清楚代县那座鼓楼是叫边靖楼还是靖边楼,很少有人能够说出娘子关、故关、旧关、固关、新关的关系,而刘杰注意到了。至于他文中写到的“碛口柳林子,家家有银子,一家没银子,昏晃里扫出几盆子”这样的民谚,不深入其中是很难得到的。特别是他对碛口古镇上那个卖菜攒钱上学的小女孩的描写,写到那个小女孩在地面划自己的名字“晶晶”——先写下面两个日,再写上面一个。让我们感觉到,他对山西的触摸不仅触肉见骨,简直摸到了骨髓。

我曾提出,一篇好文章应有五个要素:“形、事、情、理、典”,刘杰书中的许多篇章状物生动、叙事流畅、用典自如,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山西动了大感情,在很多地方留下了深深的思考。如在娘子关,他思考山西“女流文化”的源流;在王家大院,他思考晋商发家的线路图。这种思考使文章更为深刻,甚至,这些思考也许比叙述本身更有份量。他是以旁观者的态度冷静观察,又以主人的身份热情体验,又调动了他的全部积累才为文章。他在一个地方工作两年,留下了一点思考,一本书,也登上了自己人生的一个台阶。他没有浪费生命。这值得我们学习,这也是我们现在读这本书的又一层意义。

是为序。

梁衡

2007年7月12日于北京

佛光山色尽风流

FOGUANGSHANSEJINFENGLIU



「露天大佛」不再「蒙尘」，文明清新的旅游环境让人为之振奋

漫话云冈石窟

我去过云冈石窟多次，多次都冲动着想写点东西，但又总觉得难以下笔。云冈石窟是一种文化，是一座宝库，是一本不可轻易读懂的书。云冈石窟是深邃而不朽的，深邃不朽在于它那厚重源远的艺术底蕴，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以及对后世久远的精神影响。

越是神秘越想探究，越是敬畏越想接近。在一次次接触，一次次观看之后，要写写云冈石窟的想法便越来越强烈，愈加骚动不安。于是，在一个风清日丽的早上，我再次怀着虔诚的心情，一步步向云冈石窟走去，走向以石为鉴的文化宝库，下决心找清楚来龙去脉，寻觅个明明白白。

(一)

云冈石窟创建于公元460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史称武周山石窟寺。到了明代后期在此修边墙城堡，称云冈堡，石窟亦因此称云冈石窟。

石窟何以在大同，何以在云冈？这是第一个备感神秘的事。在云冈石窟研究所先当讲解员后做研究工作的李雪芹，细细揭开了这一谜底。

石窟之于大同，之于云冈，其根源还在于鲜卑人主中原，建都大同。鲜卑拓跋部以“马背民族”显赫于北部各民族，并称霸一方，但作为入主内地的统治者，要治理天下，

单有马背雄风已深感不足。面对相对优越、文明的汉民族农耕文化,以粗犷简约为底色的游牧民族文化不免相形见绌。拓跋部统治者深知,文化的冲突远远强过于武器的杀伤,为了统治的需要,北魏皇帝选择了佛教作为“治汉”的精神工具。

人是需要精神,需要信仰的,没有精神和信仰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在一时形不成独到统治文化的情况下,借助外来文化一统天下,不失为可行之策。于是乎,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在迁都平城(今大同)的同时便下诏请法果和尚赴京,并任其为第一任“道人统”,主管宗教事务,令在京城建筑佛教场所,安置僧徒,开建五级佛图、耆阁崛山殿和须弥山殿。法果和尚带头向皇帝顶礼膜拜,又选择了大同西30多里皇帝祈祷神灵的武周山,作为弘扬佛法的圣地,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在这里,皇帝统治的需要与佛教传扬的愿望达到统一,“寺院经济”因此勃然兴起。

不过,并不是每个北魏皇帝都信奉佛教的,到了第三代皇帝太武帝,在嵩山道士寇谦之和权臣崔浩的影响下,由信佛教改信道教,一高兴连年号也改为了“太平真君”。道教占了上风,佛教失去了政权的支持,加上太武帝偶遇佛寺秘藏弓矢,酗酒室女。盛怒之下,便下令“灭佛”,一时僧徒尽遭杀却,佛像经卷,法服器物,“莫不毕毁”,佛教几乎在中国北方彻底消失,从而酿成了佛教史上最大法难。

毕竟佛教的根基深厚,毕竟是物极必反,到了太武帝“灭佛”7年后,太武帝的孙子文成帝继位,秉承了他父亲太子晃崇佛的遗愿,完全背弃了皇祖父灭佛的法令,全面复兴佛教,恢复寺庙,任逃亡的师贤和尚为“道人统”,还令造一躯“如帝身”石像,以身作则,自己先要“立地成佛”了。

复出的佛教徒永远也不会忘记“灭佛”的惨痛经历,同时“复佛”也再一次让他们明白,宗教必须进一步儒化,必

造型别致的大佛凭窗远眺，而游人只可仰其半面



须进一步融入政治之中，才能拥有永久立足之地。升任“道人统”的师贤，完全明白文成帝旨意，不但造出了与文成帝十分相像的石头佛像，而且不断演示大型佛事活动，设计开掘更大的佛像石窟。

到了昙曜和尚更是大兴开窟造像之风，立志要在云冈营造北魏五祖之像。昙曜反复向皇上宣扬，说：“皇上圣明，佛出人间，像由人造，神格也就是人格。工匠从普通人身上得到的是‘人性’，从神佛菩萨那里得到的是‘神性’。人、神集于帝王一体，‘皇上即如来’。”

将人、神集于帝王一身，把皇上比作如来佛转世，似乎只要信佛、崇佛、造佛，就一定能够成佛。如此动情的叙说，怎能不让皇上动心？文成帝拓跋濬龙颜大悦，欣然降旨明谕，同意昙曜的请求，令“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于是，云冈之上就有了帝王象征的“昙曜五窟”，有了富丽堂皇的太和格调，有了今天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

(二)

对云冈石窟，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漯水》中有过特别精彩的描述：“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状，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可见，云冈石窟的开凿，没有凭借天然洞窟，完全以人工劈山凿洞，靠着工匠们超拔技艺，塑造出如此稀世文化瑰宝。

纵观云冈石窟的开凿，既是北魏皇室的倡导，又是经济文化繁荣的结果；既是西域文化的影响，又是民族融合的结晶。听李雪芹介绍，大同在公元5世纪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同时也是吸收印度、中亚文化艺术，融合西域诸国和中国各民族文化艺术的聚集地。北魏建都

大同期间,经济文化达到了空前规模,近百万人口从四面八方迁徙而来,各民族文化精华汇聚一起,共同铸造着北魏文明,将云冈石窟的佛教艺术创作推向顶峰。

任何文化现象的形成,都是以经济为基础,以开放为催化剂的。北魏的繁荣为新文化打下了坚实根基,北魏的开放开明又吸收容纳了西域文化精粹,从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北魏佛教文化现象。事实上,研究云冈石窟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了解北魏的兴衰成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样意义深远。

漫步在云冈石窟,走进一个个洞窟之中,足以感受到深奥的佛教世界,北魏诸朝代皇帝的圣明和一个历史时期的兴衰。那被考古专家判定为云冈石窟一期工程的“昙曜五窟”,现编号为第16到20窟,依次象征着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或立或坐,亦佛亦人,其高都在13米以上。似乎要与天等高,神人合一,永世长存。各主像形体高大,占据窟内主要位置,艺术上突出造像高

新修的旅游专线平平展展,取代了昔日粉尘滚滚的运煤路

